民族史诗

重述与重塑

在史诗中抵达民族精神深处

读羌人六长篇小说《尔玛史诗》

◎杜福全

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羌族对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同一民族，因为自然灾害、战乱、迁徙等各种因素，可能会发展成多个支系，分布于不同地区。口口相传的创世史诗或英雄史诗，逐渐对本民族神话、传说、历史等形成各自的文化传统和叙事形态。因此，同一族群内的史诗也可能存在历史时代和地域特点的不同。

文字学家许进雄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字与人类学的透视》一书中提到一个观点："在人们使用文字把历史记载下来之前，祖先的事迹是经由口耳，一代接一代以口述的形式传递下来的。由于人类活动的历史很长，人们不能详细地、完全地记住每一事件，自然就选取与本身关系较密切的事迹记忆下来，而逐渐忘记其他关系较疏远的事件。如此长久传承的结果，不但一件事情的真相在各部族之间有详略的不同，就是在年代、地域、名字上，也会有分歧与错乱的现象。"

《尔玛史诗》以四代部族首领带领部族迁徙活动为叙事架构，叙写了羌族历史演进的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阿匆巴吉时期的洪荒时代。"生活尚未踏入文明的门槛，文明之火尚未出现，大地上的人烟，无论男女，无论老少，就其生存空间和背景而言，与人生作比，仅是处于人类的孩童时期，人类的早年，人类的蒙昧阶段。"这是天地混沌一体的时代。

第二个阶段是燃比娃——斗安珠时期的远古文明时代。阿匆巴吉与火神蒙格西的儿子燃比娃，从天庭取回象征光明、温暖、文明的火种。天庭之门的关闭，尾巴和毛发的消失，燃比娃进化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更名为斗安珠。火种来到人间，人类开启熟食时代，意味着人与神、兽之间划出了清晰的界限。随着斗安珠与仙女木姐珠的爱情修成正果，二人从天庭带回麦、青稞、杂粮、蔬菜、树木、花草的种子和百种禽畜，羊部落也变成了尔玛人。

第三个阶段是阿巴白构时期的战争与迁徙时代。由于魔兵的入侵和追杀，斗安珠与木姐珠的儿子阿巴白构作为尔玛人的第三代部落首领，带领尔玛人离开世居的呢啰甲格，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迁徙生活。"饱经忧患、苦难吃尽的尔玛人，就这样在热兹大草原上驻扎下来，在这美丽如画的天地间修房建屋，走入涅槃，走向新的重生，抑或新的命运。"在战争与迁徙中，尔玛人开始与他民族交流融合、文化互嵌。

第四个阶段是羌地第四代首领泽基布格止戈为武的时代。这个时期，"诸神隐退而英雄辈出的时代已经悄然来临，人从神灵的世界走向新的文明生活的时代已经悄然来临。"族群纷争在智慧和仁爱的启蒙下化干戈为玉帛，羌族人在日补坝（今四川省阿坝州辖区内）定居下来，和平、友邻、仁爱、互助、奉献、责任与担当成为社会共识，族群的精神世界种下了文明自觉的种子。

这本34万字的长篇小说，前前后后消耗了作者五六年时间，单是初稿草成就用了整整两年。在该书的"跋"文中，作者写到："千万余字的参考书籍，将近万字的写作日记，誊写各种学术研究资料后拇指上的厚厚的死茧，一摞摞因反复修改不断重复的打印稿。"这是体力和脑力上付出的辛劳，还有经济方面付出的代价——"写长篇的整个期间，我原来多多少少的稿费收入几乎完全断炊，此外，光是购买各种书籍、资料和打印费就花销了数万元。"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做了如此繁复且体量庞大的功课，可以看出作者对史诗中的"史"所持的严肃态度；而创作过程中的反复修改、数易其稿，可以看出作者对"诗"——文学文本创作的主体性和自觉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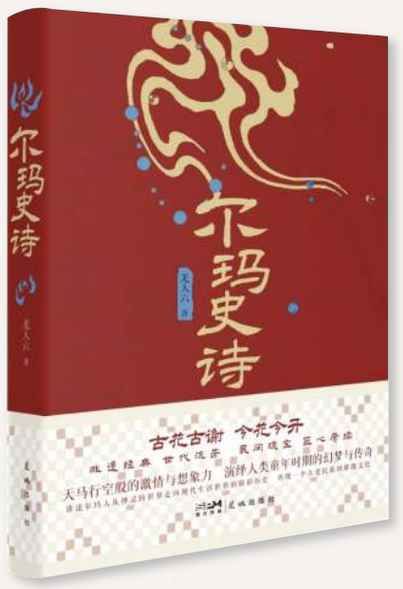
史诗由两个部分组成，即"史"和"诗"，前者承载历史记录的功能，强调其历史的真实性，后者承载文学表达的功能，强调史诗叙事的文学性。《尔玛史诗》在大量田野调查、民间文学、文献史料及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整合了《取火种》《木姐珠与斗安珠》《羌戈大战》《泽基格布》四部经典史诗，参考了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民族文化学、民俗学、民间文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结合口耳相传的民间历史叙事遗存，把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演绎成一个整体，对羌族的历史进行史诗重述与重塑。

重述，体现了作者对民族历史的遵循和尊重，同时也让不同历史阶段的、离散的史诗叙事和民间历史叙事具有了整体性和统一性。重塑，则表达了作者对民族历史、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现实意义的理解和洞察。小说中写到羌族历史演进的四个阶段，除创世部分有其鲜明的本民族始祖来源的神话传说色彩外，其他如民族迁徙、战争和平、游牧农耕、友好他族、感恩报祈、和谐天地等部分的历史叙事，实际上也暗合了人类进化的历史进程和人类文明的演进逻辑。

学界认为，创世史诗产生于人类的童年时代，是早期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英雄史诗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部落战争、民族迁徙和非凡军事首领等人物的出现，为英雄史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反映了某个历史阶段人的生活状态。例如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反映古代希腊历史的文学作品，已成为希腊人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宝贵文化遗产。虽然每部史诗都有其具体的民族指向和某段具体的历史指向，但史诗中的历史事实并不十分鲜明、确切，而且也不是史实编年式的实录，而是对历史的一种特殊概括方式，从而体现了史诗创作者的主体性——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和表现形式，也可以说是体现史诗文学性的一面。

在《尔玛史诗》中，作者将民间流传的寓言、民谣、山歌、谚语、童话等民间文学叙事与小说文本的诗性叙事互嵌在一起，将羌族人古老、朴素的智慧表现出来，兼具生活性、民间性和日常性。比如，表现师承或传承关系——"师傅高来徒也高，徒弟本是师傅教。哪怕嫩竹高过母，箍桶还需老篾条。"劝人勤劳的寓言——人与蛇的故事。倡导举止文明、明理修身、团结友善的民谣——"狐狸翘脚味难闻，乌鸦张口语难听。莫学番茄爱变脸，更忌花椒黑了心。白萝卜洁身如玉，红萝卜心似黄金。与人为善人之本，彼此相逢莫面冷。胡豆花开鼓眉眼，豌豆开花笑眯眯。孤木难修转角楼，人人在世命相依，争风斗角不允许，个个都应世理明，团结互助树为本，人间方能保太平！"这些极具民间色彩和生活气息的民间文学所传递出来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以及羌族人在历史长河中表现出来的勤劳、智慧、勇敢、包容、和平、友邻、仁爱等人文精神和价值追求，是与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和价值取向融会贯通、一脉相承的。

以史诗小说的形式对民族史诗进行重述和重塑，既是对民族历史系统梳理后的形象化记录和诗性重构，又是对民族精神的提炼和升华，对于增进本民族内部及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历史认同、文化认同、情感认同、价值认同，共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广泛的现实意义。正如英国古典学家鲍勒所言："史诗能使人产生一种快感，这是因为史诗的事件和人物，增强了我们对于人类成就、对于人的尊严和高贵的信念。"这或许也是作家羌人六苦心创作长篇小说《尔玛史诗》的初衷，也是这部史诗小说的基本精神和价值所在。



青年作家羌人六的长篇小说《尔玛史诗》（花城出版社，2025年10月出版），是一部演绎尔玛人神话、传说、历史、文化与信仰的史诗小说。

羌族，源于古羌，又名尔玛、日麦，是中国西部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主要聚居在四川省，与藏族、汉族、回族等民族杂居，一些地方至今仍保留着原始宗教信仰。古羌人以牧羊著称于世，故又称羊部落。殷商时期，羌为其"方国"之一。《诗经·商颂》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吕氏春秋·义赏》载："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后汉书·西羌传》载："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旄牛种，越巂羌是也；或曰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这些史料记录了古代羌族人的族群分布、迁徙活动和民族风俗等情况。





从康巴人生存心境进入
从康巴人生存智慧进入
从康巴人生存哲学进入